眉叟記言 一

學
禮
文學
古文
贈言

儒林
圖像
人物
清士列傳

肅宗時 許穆字和父号眉叟乙未生積族弟

李元翼婿八十後拜相右相文正公

篆為東方第一 至今有江原道三陟東海

退潮碑文

眉叟作記言 百年前後巡事紀

宋子作大全 歷之先生

尤菴

肅宗十五年 己巳 板

康熙二十八年

記言卷之一 上篇

學

老人無事閱書書簏中得亂藁數十紙文字在紙有篇目者不多而其中談評啓聖釋亂變書最近作無篇目者太半不知某人問答某人又無某年某時某書先某書後舊遠者尤不可知或存亡已變愴然感懷良為於悒

學十篇禮下四篇

上章閹茂之歲鹿人從初吉朝巖居眉叟書

天地變化一

天地變化萬物資生蠢動知覺藹然相感能愛類養生故生有良能日用而不已品流群生鸞音自和萌孼日長川[illegible]達於江海飢食渴飲冬裘夏葛群居而生死其故一也品物區别其化均也庶事殊緒其道同也天命流行萬物并由各遂其性而不知洋洋乎察於天地著於四方包括萬物而無終始行乎晝夜而不窮是爲至教禮自履此生樂自順此作由是而聖人事天孝子享親夫精深極微思勉不能幾論說不能及至矣

天地變化二

天地變化吹煦闔歙品物從之休暢惻隱愛欲形焉於是善惡分而萬事出矣紛綸參錯有萬不齊生物之情也物極則致亂情蕩則益熾故樂盈而返禮退而進歗歗秩秩以遂天地之正聖人之教人也不息不已天地之大業裁成位育聖人之功用也

天地變化三

天地變化一盈一虛形生於氣氣冒於形天無外包萬物而無外地有方生萬物而有方日月代明寒暑序行

往而復來萬物以之而生死以之而盛衰以之而遊衍以之而無窮人事之淑慝世道之污隆一氣而遷耳人之氣正則天地之氣正人之氣亂則天地之氣亂禎祥妖孽邪正之衰治亂之徵氣之相感召者然也故聖人不違不惑不懼不憂而篤仁其本何也

心之知覺

心之知覺感於天理者謂之道心感於形氣者謂之人心天理者性命至善之本也形氣者飲食男女人欲之私也理與氣非為一本形生於

氣氣本於理理者氣之性氣者理之才才出於性理行於氣惻隱出於性而其相感者氣也發欲形於氣而其理則性也循天理則理壹而氣正循人欲則氣壹而理變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以仁爲性者也仁而變不仁非性之罪也才用過也人欲肆者天理滅故君子懼焉擇善去惡莫如精篤信固守莫如一成德教民莫如中堯舜禹之傳法而學者之大宗也理者氣之理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者理之氣有是氣則有是理

擇亂

逮陶唐以來至周秦之際王道缺六經之治亡矣詖行邪說並起陷人心亂大義亡國隨之祚繹亂

詩明三綱五常徵存亡辨得失書記先王之事禮別嫌疑嚴等威正人紀樂諧神人和上下協萬邦春秋大一統定民志褒善糾惡易言萬化之變詩之風書之記禮之節樂之和易之化春秋之義聖人之六經也伏羲至純厚堯舜之大公禹之成九功湯武之大權此聖人之大義也教莫正於詩書禮樂政莫並於春秋神化莫大於

易虞夏殷周之隆乎六經之治也治道既一天
下大順名正則禮立禮立則民順民順則樂興
幽厲亡周平桓不振聖人之教廢六經之治亂
矣於是諸侯力爭異端並起各自為宗爭言治
道亂聖人均也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法家
之少恩名家之繳繞皆使人亂德而不返管氏
作地員言天下富樂相桓公為五伯首其後商
君以墾令二十廢井田開阡陌務耕戰濟之以
刻深又有智謀術數之說用潰裂而不可禦老
聃言道德無名以虛無為宗其後有莊周列禦

寇王詡者祖老氏作捭闔柢巇爲天下亂首申
不害言刑名荀卿言性惡禮矯其後有韓非李
斯斯事始皇不師古而專以法術持世焚詩書
坑學士天下遂大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
來漸矣人異論師異道侮聖人滅先王之道至
此極矣嗟乎周道衰孔子不得位百家亂教爭
爲譎詭辨詐慘刻悖亂變古易俗自秦漢以來
天下無善治職此之由也古者聖人爲之防有
亂名改作執左道以疑衆學非而博順非而澤
皆決於大辟然至於德衰天下莫能止也

談評

金山寺閲諸子作談評九百餘言

周德衰聖人不得位五伯連諸侯春秋亡而戰國作天下亂矣老聃隱而著書言道德老聃之徒有莊周列禦寇庚桑楚之計研周特大肆言吾將以無爲宗者也列禦寇言愛身自利其後有楊朱朱損一毛利天下不爲也悉天下以奉身不取也以爲人人不損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墨翟曰父子不慈兄弟相虧以至大夫相亂諸侯相攻天下之亂起於不相愛思以兼

愛率天下墨翟之後有相里墨有桓芬墨有鄧
陵墨又有胡非隱理之墨墨好鬼神言鬼神之
化育
鄧析首言循名責實其後有申不害韓非公孫
龍衛鞅鶡冠文子之徒紛然而起龍假名取譬
爲堅白同異之辯漢時晁錯賈誼明申商太史
公曰法家嚴而少恩名家奇察繳繞失人之情
者也
當戰國之世諸侯爭下禮迎士說客淳于髡江
乙希寫齊貌辯頓弱薛燭風胡二人特以劒俠

聞諸侯用兵穰苴吳起孫武尉繚殺人盈野天下亂矣尉繚深得陰符之用陰符者鬼谷書也其書窮天下之用而賊人之私者也其陰謀秘詭金匱韜略所不該者鬼谷盡得以泄之云其書又有捭闔抵巇飛箝王世貞曰其張翕之機出於老子而充其說則詐而爲儀秦慘而爲申韓誕而爲市大悖而爲梁角嗚呼可勝亂哉屈原以忠見放憂思眷顧作離騷天問冀主之一悟也懷王入秦而不返頃襄王立以爲惡遷之江南原沉江而一悔也天問上省天地焉

翼暘谷大蒙九州之外若木赤華幽冥燭龍丈
岐九子伯強惠氣羲登媧化高辛竺子玄鳥致
貽彪推九烏康回憑怒夷羿革孽比干之沉雷
開之封豨臺九成惑婦妖夫以至壽夢彭鏗薦
伯申生歷舉神靈譙怨變化妖祥堯姚聖哲忠
臣孝子自述其忠感寓前古者與離騷一也
鬻熊述五帝三王言政道呂尚作啓發文師爲
文王師
管子相桓公爲五伯首魯連却新垣衍義不尊
秦管子亡法覩以其伯地貪觀其盡禹貢職方之

餘而與內雜物備矣

孔鮒者孔子之九世孫也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爲魯侯師所謂子家子者也求生箕箕生穿穿生魏相子順子順生鮒秦并六國召拜少傅及丞相斯言焚書鮒與弟子私歸藏書是謂壁經隱居嵩山陳涉起聘爲博士退而著書曰連叢後人謂之孔叢子

漢儒董仲舒治春秋其學最淳自荀卿揚雄至王通皆稱述先王之道而未淳者也嗟乎秦坑殺學士焚滅詩書悉燒百家語自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其他可述者皆後世無傳焉如呂
尚之書亦十不二三云
漢時詔學士稍求古書然詩書殘缺文學散亂
惟陸賈著新語韓嬰作外傳又有劉向揚雄書
班固作白虎通五經璧雍災異其他以文章傳
後代者又如譚峭葛洪言神仙事皆無益於先
王之教者也
強圉協洽中秋節前七日台嶺老人眉叟著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私仁惟至誠無私
無私則道自生

答學子

爲學六患在妄意躐等助長欲速此私意已勝未有私勝而能成學者也

心體本虛其理則實感通無窮皆實理虛者實之體實者虛之用

氣是理之氣理是氣之理天理明者其氣浩然理惛則氣餒理外無氣氣外無理

思慮亂時不敬何以定也敬者主一之謂主一則思慮自靜

學者須就人事求其理然後可言知行兩進入

事之學未至先求性命之本根本未立實心未究旋得旋失徒迨濫無益亦不可躐等而窺高泉之涓涓火之焰焰自然之序可見

答學者

來書甚善事必敬疑必問古人之學也歎服不已事物未交知覺未萌此心虛明寂然無物及心與物交知覺自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皆心之良能也物理感通流行者誠也誠無不在以至天下平皆然

心與物實理相感實理自明既知善之當爲與

惡之當去然後乃言誠其意以正其心爲學之
序如此知至以前誠在理知至以後誠在事然
誠非敬不存敬非誠不立未發已發敬爲存誠
之事而工夫要領在此

又答

承教以淺劣不知所答增愧赧患胡思亂想要
一一驅除不知內外兩忘然後思慮自除此心
虛明洞徹非靜不得靜時須觀太極未動前氣
像中夜而思不覺手舞足蹈

濂溪論太極明道論性伊川論學皆發聖人之

與橫渠作訂頑明理一而分殊

答問曰

心隨感應物不息不已此天理流行之妙然心法莫先於定心定則靜靜則安安則慮慮則得

失學循習之累非禮不去

人言雖自外至已有一分致言之失則尤加戒愼人言亦益我

人品不同量有大小然君子之量無窮隨學而長極則聖人之量也

心之四德見於四端此天理發露處

仁如天地之春生貫於四時春生夏長秋實冬藏皆生物之理仁在人心爲慈愛惻隱之本如羞惡辭讓是非其本皆惻隱之感也

答存心養性

學者操持要約莫切於收放心三言而至存養爲尤精深來諭是也固未有心不存而能養其性者也故曰存其心養其性天理本無一息間斷心存則天理自長存而不失則養在其中矣靜中事物未交其本澹然無物此時何者爲存何者爲養也心體虛明無方無外與物無間所

謂存者存此體養者養此體存養不過持敬一事然存尊言持守養特深遠為學者下語尤為活動須着人欲淨時天理自明

答文翁

近世學者之弊践履不足先立意見轉成矯激浮薄日滋忠信篤厚之風大不如古人有一分實見必有一分實行知與行不相懸絕為學之務先於彝倫日用之則勉勉孜孜思無一分不盡然後可謂善學性命之本天理之正在此天地無為而行化育聖人無私而賛化育聖人

無私故無可無不可（聖人之心無欲故無私）
學至於無欲則大大則化化則不可知

記言卷之一終

記言卷之二 上篇

禮

啓聖之祠

老人病閒中聞時議作啓聖祠於天子諸侯祭禮學制作啓聖祠說凡六百餘言

古者聖王之制祭祀也有禋祀(祀上帝禋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升聞者也)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五祀風師雨師槱之言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或玉帛燔燎升煙以報陽也)血祭(祀社稷五帝五嶽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血祀薦血也)貍沈(祀山林川澤祭山林曰貍祭川澤曰沈順含藏之性也)疈辜(祭四方百物之靈疈牲胸也疈磔之以祭若磔狗以祭)肆獻祼(享先王也肆進也薦

熟也釁薦醴也祼灌鬯也之序有宗廟社稷四郊四望四類百神之兆祀事主嚴約而大備具舉而不煩蓋自禘嘗宗廟之享遷祧壇墠之禱[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以及下祭凡五等[天子下祭殤五世]自天神地示以及四方四時日月星辰四海五嶽四瀆原隰墳衍淵澤井泉凡出雲氣為風雨見怪物者觀師雨師司民中霤國門國行泰厲竈户之神又如先火先卜馬祖皆有祭啓蟄而郊龍見而雩玄鳥至而立郊禖妾子始蠶薦鞠衣於先帝師則禡巡守則祀方明射則祭侯蜡則先嗇[神農也司

嗇(古之后稷之官也)百種(祀百穀之神)農(古之田畯也)郵(郵亭之舍田畯居而督耕者)表畷(表田畔相連畷一云畷井田間道也)禽獸(猫虎之屬也)皆索饗之四方百物之靈無不畢饗而為仁至而義盡者也周禮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聖周公先師孔子)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䟽曰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使立學者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者是也祭法又有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故厲山氏之子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為

稷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
嚳序星辰以著衆堯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
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修鯀之功黃帝正
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
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其穢此皆有功烈
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
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
啓聖之祀上古不可知推其可舉者言之必典
生軒轅帝嚳生堯瞽瞍生舜鯀生禹主癸生湯

周時禮樂大備嚳四代之所郊禘也少典瞽瞍鯀主癸未聞以生聖人而報食者既於禮無所據其不當祭明矣苟禮之當祭者山澤之經物百種農鄉長啜禽獸皆索祭而曷嘗遺生聖人者也禮之不當祭者不在祀典而黷祭之非禮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孔子以為諂也況非事鬼神之道也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黷于祭祀時謂不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惟祀無私惟聰明聖智能盡之矣得之不得增一祀不得不得減一祀劉曰議禮制祭天子之職也叔

梁氏啓聖之號蓋始於元非古典也禮廟饗不
出國實沈遷于大夏實之世封於太原晉人皆
祀之舜崩於蒼梧南疑有舜廟鯀殛于羽山羽
山有鯀廟后稷周人享之周有稷廟太公封於
齊祭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吳有泰伯廟
魯有孔子廟叔梁氏設有祠雖非禮之祠祠於
魯則猶可言祀於學則不可祀於學亦元人矣
禮也既釋奠于先師又推其所自出以祀之殆
所謂禮煩則亂者也禮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
聖先師常祭不及先聖學教之本在先聖不在

其所出祭非其類鬼神不歆
鬼神之感應昭著祖考之於子孫固一氣造化
無窮之氣皆一氣天子主天地諸侯主山川百
神依焉郊天祭地四時四郊凡百神之報各有
氣類祭孔子於學亦氣類之饗季孫旅於泰山
孔子譏之朱子曰無實理則其氣亦不應此鬼
神不歆非類也

答堂兄雪翁

今見希仲來言思誠見英甫言三年之制英甫
意悟有悔色云甚善甚善希仲以大統爲重思

誠令作書通其議見遲速當有一書顧此事截
嚴可怕

喪服斬衰章經曰父　長子疏曰第一子死則
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父爲長
子斬非爲第一子也爲傳重故也第二長者旣
立爲後則尊祖敬宗禮從而重第一子不受重
則不三年第二子受重則三年此人係於禮所
重在禮令以爲旣爲第一子斬爲第二子受重
者不斬則此禮係於人傳重反輕經傳之義不
然人之道莫重於宗統所重在傳重爲傳重者

三年不係第一子也嫡妻所生第二長者受重
者不三年則其服當服何服以正體傳重服體
而不正之期無此理
稽之禮典儀禮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註曰不
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疏曰嫡妻所
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
者立之亦名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
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
祖也註曰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
別之也疏曰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長

者是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
同號也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則正體不
得傳重謂嫡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二則傳重
非正體立庶孫為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庶
子為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嫡孫為後是也
父子為體嫡統為正傳重非正體正而不體分
言嫡孫庶孫正體不得傳重體而不正分言嫡
子庶子於此四種分嫡庶甚明惟庶子不得為
長子三年之庶子以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
號也既曰庶子妾子之號而五服圖分別庶子

服圖凡十七条不可亂如此當時議禮者以為第一子殤而死則殤無服其禮不舍不贈不立主不為之服必如此然後乃為次嫡傳重者斬既為長子斬又為次長傳重者斬是貳斬斷行期年之制喪服小記曰嫡婦不為舅後者姑為之小功註曰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婦既小功不大功則夫死不三年期可知此固正體不得傳重者之期年是也既為長子斬為次長傳重者不斬則其服當服何服也立嫡以長而為妾子傳重者之期年而又與廢嫡

冒服甚無義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不曰亦名長子爭長子之服喪服不在斬衰乎禮毋論為第一子服斬不斬而其服斬衰如長子之適上下也所謂貳斬又非此之謂也適人之女為舅斬不為父斬為人後之子為所後父斬不為本生父斬此則其義不同第一子死為次長傳重者斬所重在適適相承尊祖禰之正體推之一本實無貳斬之疑也今以檀弓之免子游之衰喻之此尤非所敢知者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庶子檀弓免而譏之司寇惠子

之喪廢嫡子而立庶子子游為之麻衰而譏之
昭顯雖有子　先王之所廢而　孝廟實　仁
廟次嫡既冊立為世子承統受重禮所謂正體
傳重者也今以為　孝宗不害為　仁祖之庶
子喻以不當喻之喻甚矣人之執謬不悔敢為
大言欲驅一世而自勝有如是也晉愍懷太子
以庶子為太子者也及藁司隷從事王接議曰
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非正體者也依
喪服及鄭玄說制服不得與嫡同當從庶例難
之者以為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焉有既為太

子而復非嫡者乎摟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令以妾子之稱敢加於不敢加之地其亦不思甚矣三年之制又有本朝古事　明宗之喪恭懿殿於　明宗爲嫂叔嫂叔無服奇高峯曰兄弟相繼有繼體之重持父子之服元后之爲之也亦如母之視子玉堂亦論此禮於是禮曹定行三年之制嫂叔且然況　大王大妃於孝廟爲親母親子者乎此事具在退溪高峯二賢遺書　明廟實錄亦皆有考據者無疑也史官考實錄者擠不以聞國之大禮亂矣世道陷

弱識者懼焉古之君子事君盡禮今之君子去
禮而澤非歎息奈何
河重遠曰臧文仲縱逆祀孔子曰不知兄弟之
不先於君臣非禮也今之所爭所重在國之大
統嫡庶長少非所論也

答姜進士問目 碩賓

題主既舅主而婦名祠堂之禮當以舅告如父
告子爲得
婦亡雖有夫若子主之祠堂之禮舅在舅主之
有伯叔父母兄弟嫂之無後者以昭穆之班祔

食則伯叔父母兄弟嫂婦已爲主則一也甚合
言之奔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疏曰父在子有
妻之喪父主之統於尊也喪服小記曰婦之喪
虞卒哭則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喪則舅主
之虞卒哭則夫若子主之喪祭之禮不同喪死
亡之大變其禮重有主喪拜賓之禮焉子不得
越父而爲主祭婦則舅尊而祭卑許親者主之
祔則舅主之者隮祔於祖母故也虞卒哭之祭
夫既主之況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
所重在夫若子當如虞卒哭之禮亦得也

禮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有三年者死者之妻與子也妻不可爲主而子幼小又無近親故大功者爲主行練祥二祭朋友可爲之虞祔而已喪服小記婦名夫主妻之練祥爲失於禮也

小祥凡期服當除除不爲祭故喪服小記曰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答李生改葬服

經曰改葬緦鄭玄曰終緦之月數王肅曰葬畢除朱子曰禮宜從厚今出殯經累月來葬則今

之所謂權厝古之所謂殯也豈有親柩在殯而遽爲吉服與平日同也葬期在三月之內則固當不除在三月之外則不除以待葬畢而除夫三年之制或有過時而不除者今改葬之禮其服又不當以月數論也以葬畢爲除服之節似得禮

若改葬遲速未卜姑假地移葬不得已爲年月之計者與改葬同當三月而除也

答人爲母期服之制

喪服四制曰父在爲母期雜記曰期之喪十一

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先王之禮也古之人皆行之願勿疑也三年之喪至痛雖重所屈爲嚴故其禮如此然聖人不忍其遽已也許爲心喪心喪者身無服而心有喪也子爲母其服雖屈當不撤几筵以寓孝子加隆之意可爲無憾僕家方有此禮令諸兒許其上食朝夕之禮如故但無哭而已未知知禮者以爲何如也古之人有曰禮失之簡則寧失之厚易大過傳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私以爲雖失於禮無甚大罪然何敢以私意教人爲禮量之

答人練後止朝夕哭節目

旣夕禮曰居倚廬不脫絰帶晝夜哭無時喪服小記曰無事不辟廟門哭於其次旣夕禮又曰返哭猶朝夕哭不奠喪服傳曰旣虞䟽食水飮朝一哭夕一哭家禮小祥章止朝夕哭喪服傳又曰旣練舍外寢始食菜果哭無時此常哭旣止而哀至則哭也三年之喪止朝夕哭則無哭故令孝子之至痛許有時而伸其哀此加隆之義也家禮初喪章食時上食註如朝奠儀旣虞罷朝夕奠猶朝一哭夕一哭旣練罷朝夕哭則

上食亦無哭上食非古也禮制有節隆殺有等闕廟門之禮旣止哭而上食猶哭則是常哭猶在而又哀至則哭與初喪同非哀殺之節也禮貴實無貌非所疑也練後朔月月半來除服者會哭則期功緦服不盡月者固在其中來示是也然皆不敢自信更問於博於禮者

答李上舍問目

銘旌書郡望得矣改銘旌一節未免徒配窆之限軀則一二年直不過三年地中之禮無窮然若時 恩命未下則書官未安

題主一節尤重凡喪在罪謫者其題主陷中主
面既署以及第書之後有追雪復官之事則要
主當改陷中則不改此意精微抵此孝子之至痛令
與此事輕重雖別其事則一體更思之何如
灰隔蓋用石孝子之心安窆無窮之計固善矣
苟力之可及而無過僭之嫌用之何害易本義
曰送死大事過於厚也然謂之厚矣則可也謂
之行古禮則恐未也
衰服失制東方布廣不成幅有喪之家多有此
弊殊爲未安改之是也

緦巾非古制後来吉人便制令用布制裕或好禮之家亦有用之者然愚意不用亦可也三代之制不以不斂髮爲失於禮也況今禮尚質乎何如

答學子喪禮問目

祔祭禮宗子異居則宗子爲告子祖而設虛位以祭祭畢除之

練後行祔殷禮也朞而神之人情也孔子善殷然殷禮既亡其禮不可考故家禮從周禮今拘事勢不得已行祔於既練之後失禮之中猶有

可據者然也

練後止朝夕哭晨昏上食之哭合言之不然何以為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也練後未除服者猶主人兄弟也或有緦服期功之親亦從主人會哭禮初喪朝夕之間哀至則哭卒哭後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練後止朝夕哭喪之殺也父母之喪既練止朝夕哭則無哭復許朝夕之間哀至則哭此亦加隆之義也愚見如此

喪中節日墓祭何可廢也上食几筵後又上墓

無所未安也

又答練服墨衰之節

服問曰三年之喪旣練矣期之喪旣葬矣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間傳曰爲父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用練易其冠又練爲中衣領緣用縓橫渠先生曰練衣必煅練大功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者上衣也着衣於上故通謂之功衰煅練大功之布以爲上衣則非特練中衣功衰

亦練也又取成服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着於功衰之上功衰雖漸輕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又曰小祥練其功衰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愚謂喪服註曰大功布着鍛練之功麤沽之斬衰皆不言布與功至此漸輕可見服問間傳之文雖不言練言功衰則大功布麤沽可知當心之衰視負版辟領寫名更重衰裳之衰與功衰之衰皆因此而為名則功衰漸輕負版辟領雖除當心之衰猶在摧割之心不欲遽忘於內横渠之説似無可疑書儀既練負版辟

領衰并去之文不知何所據也豈橫渠之說是
婦人練服亦無可疑
墨衰行祭朱子答王子合書曰家祭一節某不
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以墨衰入廟酌酒瞻
拜而已然卒哭後方如此非略之也謹之也以
此行之如何家祭墓祭一也

答改葬問目

曾子問曰並有喪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
輕自啓殯及葬不奠喪服小記曰先葬者不虞
祔待後事畢其葬服斬衰葬以奪情故先輕奠

以奉養故先重不奠者為先葬者有啓殯奠有朝祖奠有祖奠有遣奠不為父殯設奠也其葬服斬衰者以重喪未葬不敢變服故也今改葬雖重其服緦麻母喪雖輕齊衰為重其葬不變改葬之緦未安愚見如此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畢者重喪虞事畢然後行輕喪之虞改葬之禮一虞而無祔

答黃佐郎別紙

有祖父亡而未沒喪而有父亡斬衰之喪則承重者旣成服為祖父當服承重之服持承重之

服父喪未葬不敢執承重饋奠之禮待葬後行
之爲無憾於幽明
改題主一節欲待祥後遷主入廟時行之旣曰
代喪則以待三年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存焉
喪服葬時藏於灰隔之內此不見於禮書而古
之人或有行之者未知如何姑藏之以待畢喪
服何如
孫陋又無禮書攷據之證而敢以私見立爲斷
例未安略陳淺見更慱問知禮者幸甚
二 漢儒祀於學

周道衰孔子沒於是異端並起又有刑名術數之學作而聖人之教大壞秦人以無道禦天下惡以非法誣秦燒詩書坑殺文學卒以亡天下漢興除秦法招學士求亡書亦十不二三伏生年九十餘口授經文才二十餘篇至孝景時孔氏壁經古文出而殘缺磨滅不可知者亦多漢儒去古未遠猶有舊聞於前人者諸經註疏作而經義始著至程朱氏因以明之三代之禮得不淪於後世者實漢儒有力焉漢高堂生傳士禮后倉戴德戴聖皆弟子后倉記曲臺明堂儀

陽戴德劉向記禮賈誼作保傅傳莽時劉歆建周官經杜子春學於劉歆與其徒鄭興鄭衆作周官解詁馬融作六官傳授馬氏弟子鄭玄王肅于寶皆有註劉歆馬融後人指摘疵纍然疵纍不可以掩其功其有功於教而列於祀旅享之於學歷代因之昔舜罪四凶殛鯀于羽山羽山祀鯀祀典曰鯀障洪水而殛死禹修鯀之功報功之禮然也

禮命學制祭出於天子王制天子巡守諸侯考之典禮其罰有四其一不從曰變禮易樂

季氏旅於泰山此不當祭而祭者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諂則私私則不誠惟至誠能感神不誠不感感古人曰鬼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鬼神不可誣也淫祀無福淫祀瀆神瀆神者反受其災

記言卷之二終

記言卷之三 上篇

學

論理氣

氣出於理理行於氣其本無聲無臭不息不貳往而復來其著著天地之化育四時之代序萬物之終始人事之盛衰至栽培傾覆而興滅係焉此一往一來消長之常也無形者氣之本有形者氣之散有形者有時而生有時而死無形者不死神明變化無終無始不遺不窮理外無氣氣外無理理不可見推其著者而求其故則

得矣死生終始興滅盛衰其故一也
人死則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譬合
鬯而灌蕭合黍稷而奠腥肆爓腍以致鬼神皆
氣之感而其相感者理也

答希仲

僕魯鈍每讀古人文字必反覆再三猶未通曉
況於著述之事尤不敢易言也嘗示讀書記數
篇多發越動人非吾希仲安得有此說話參誦
三復竊歎然恨所欠者其見太高其言太易
高爽有餘而謙約不足剛勇有餘而謹厚不足

以希仲高明邃徹後來必有新見何不录示也
無乃姑欲發余耶願毋惜數語以發昏憒幸甚
穆頓首

釋謙

謙之言曰謙亨君子有終天道下際地道上交
化育萬物謙之義也大而能卑裒多益寡以均
其施謙之德也有其德而不居讓而不爭以達
天德有先屈而後伸君子之亨也尊而光大卑
而不踰至誠不變君子之終也謙順積德莫善
於勞謙故仲尼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至也其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初六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六二鳴謙中心得也九三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六四撝謙不違則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謙極之象也聖人作易制變之義備矣靜而順上下吉利謙又備矣故君子亹亹

答堯典洪範中庸考定之失書

辱示堯典洪範中庸考定諸書傳問之意甚善

研深思積慮非一朝一夕之得而已勤亦至矣老人學淺又專守經訓議論不敢到讀之使人大驚六經之文聖人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之文為天地之至教孔子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又聖人之文邃古知者亦尠矣又況箕子之世上孔子五百餘年殷人尚質其文極古奥難知又況其上焉者乎先儒以為二典者堯舜之巻舒書之二典如易之乾坤尤不可易言者也秦時焚滅詩書坑殺學士天下大亂漢興招學士求亡書亦十不二三伏生年九十餘口授

經文才二十餘篇舜典合於堯典帝曰欽哉之下有愼徽五典缺文二十八及孔氏壁經出人始知有舜典而皆科斗古文又磨滅不可知者亦多嚴之孔氏不行於世至蕭齊時姚方興得缺文然後舜典始備濬哲文明溫恭允塞非僞作者所能言也今以爲僞書而去之又不信古文所改定既非古文尚書伏生口授又失錯謬如此而自以爲經文已正孔壁古文出不出爲無益程朱氏從古文二典爲誤耶天下百代之議以爲何如也自舜典以下本夏書故春秋傳

矣引為夏書虞夏之書不當合為一典亦審矣
洪範九疇雖曰禹之所叙禹疇其訓孔子編書
孔子不分毁改經文蓋亦前古之未聞聖人之
言可畏不可亂也天下可誣也聖人之言不可
亂也與考定武成其事不同如此不已則六經
無全經古文無全文經文之害獘誠一也毁壞
二也豈不為大可懼也又不獨此也既以六經
古文毁改無難則其視曾子子思固已淺尠矣
然萬萬無此理伊尹訓太甲言十愆其一侮聖
人之言孔子之戒有三畏其一畏聖人之言人

有讀聖人之書學聖人之事其自任既以經術博覽人之待之亦以經術博覽而其與論則聖人之言其毀壞則聖人之書竊不知此侮聖人之言者乎抑畏聖人之言者乎此所謂三年學返而名其母者也人人自聖之弊其害自東周以降至明末之世皆是此衰亂之事也尤為經術士所宜戒也

記言卷之三終

禮

十二月令考訂序

孔子曰我欲觀夏禮是以之杞而杞不足徵也我欲觀殷禮是以之宋而宋不足徵也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也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自既祼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刻今歷秦漢以來千百有餘年之後禮壞樂崩籤籍斷缺古昔聖王之制無所攷信然尚有戴記春秋周官唐虞古典其他群聖人之書

採其可徵者猶得其一二彙分類別各附十二
月令之次頗可攷訂其節序時物之變水旱凶
札陰陽災異之祥郊天祭地宗廟禘嘗之義升
沉瘞埋四燎六宗七祀八蜡之報庠序學校養
老食饗禮樂教化之具巡守朝覲會盟田獵籍
田之儀與其車輿衣服之等征伐六師之威賞
刑政令之施耕耘蠶績之勤上自天子諸侯以
及大夫士下至農工百隸之業蓋略已舉矣然
其儀章度數品節之詳則既不可知姑記其大
略以竢博聞多識者學焉

龍洲公其長孫九軨冠禮後書示鄉黨父
老
九年一月戊申龍洲公冠其長孫九軨以賓禮
肅我既三加乃醮字之於西階之下時公八十
三公既貴顯於朝位列上卿蓐退老於田園嗜
德古人之道年至耆老以文學爲一世表於今
龍洲公一人公丁外艱之年已八十一衣衰麻
即位哭既三年喪畢吉祭之明日行禮於中堂
余竊歎息言曰八十三年憂人之所難今見公
既去喪精力尚強好禮益勤秉德不懈彌年壽

考人得考德問業讜言弘説警人心扶世道者大矣古者聖人尚齒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三王乞言五帝有惇史皆法其德行虞夏殷周之隆未有遺年者也嗟乎世降德衰今亡此禮久矣書之以示鄉黨父老

答學子為人後之禮

公羊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程子曰既是為人後將所後呼之以為父以為母不如此不正也人情所厚天理之重在焉既為人後則所後為

重本生反輕親戚之祖爲服亦一視所出德重所係本屬親疎不可言也

外孫宗晃歸

汝從我學讀三年連有大病幾死而甦者再汝有祖母歿而送汝於除喪之後以禮記奔喪自齊衰以下免麻之節書以教汝其禮

奔喪日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祖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註遂除者即除於墓下也無變於服者在家

者以常服哭於墓而已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註首免要麻絰哭於墓哭罷即除也喪已設

哀殺也

答學者二

謹詳所示引朱子老而使孫承緒事借言之曲

禮七十老而傳禮固然也至於喪亦不可設言

之朱子老而有斬衰之喪則以老不斬使孫代

已斬禮義由賢者出而朱子為此乎無乃未之

思乎喪大記曰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未聞以老不斬者也祖父亡而父有廢疾其子代父斬不見於經文家禮斬衰三年註其加服則嫡孫父亡而爲祖若曾高祖承重者也不言父廢疾者禮嫡子死然後有嫡孫加服之禮父有廢疾而子爲之加服則父未亡而子用父亡之禮禮莫重於喪而亦莫重於父子禮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事生如事死事存如事亡亦禮乎之死而致死之猶以爲不仁之生而致死之以爲孝乎既爲祖服斬而廟中神主亦既稱祖考孝孫而父之疾已則其子代重自若而

其父終無斬乎斬而降同衆子庶子乎旣以孫
繼祖繼體之重也以爲家國之禮均也則廢疾
不受重之父死而亦不得列於祖禰乎衛君欲
待孔子爲政孔子必欲先正名何爲也龔氏執
喪之說亦以爲不然此天子之事也壽皇之喪
光宗稱疾嘉王卽位宋子乞討論喪服劄子㝵
言世嫡承大統之禮父在承國於祖其服鄭誌
天子諸侯皆斬衰三年禮天子諸侯之喪皆斬
衰無朞故也朱子曰禮經闕略不無待於後人
向使無鄭康成此事終未有決斷朱子所論畧

無指士庶人言乎參國 又重斬衰無期無論父在不在私家之禮不然

儀禮喪服經不杖麻屨者祖父母傳曰小記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疏曰嫡孫承重之服謂若嫡孫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又遭祖母喪則事事得伸如父卒為母三年也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為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為祖期今父歿祖母亡亦為祖母三年也經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註曰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

者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嫡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曰趙商問已為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為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曰父卒為祖後者三年何疑商又問父卒為祖者三年已聞矣所問者父在為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則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今以私家之禮上比天子諸侯何也禮為祖後者三年 為祖母後者三年皆父

説之後父在而爲祖後則其服加服耶正服耶
正服則爲祖期加服則父在不三年父有癈疾
而爲祖後則何以謂欲言三年則父在也父有
癈疾而爲祖三年邦君之禮也父在不以祖斬
以君斬鄭誌嚴尊尊之大義也

答問二百五十

喪服義曰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
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稱情
而立文以爲至痛之極而爲法度之至孟子曰
三年之喪齊䟽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

人三代共之朱子亦曰三年之喪無貴賤之殊此言三年之喪哀痛之飾所論者祖卒承重之禮也必父歿然後有承重之禮父有廢疾而子爲之代重則是無父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雖無貴賤之殊父在則爲祖本服期既舍其父而代重不別輕重貴賤徒以爲繼體之重也比同於天子諸侯甚無義儀禮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故天子諸侯皆斬衰無期士庶人之禮不然父子大倫父子之禮壞則人之理亂

矣君子懼焉

答喪祭同時變禮

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昆弟死既殯而祭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將祭練祥之祭也吉凶不可相干也士喪禮曰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註將爲啓變也髽婦人之變亙文以相見也今旣啓殯葬而其變一如初喪虞卒哭奉畢與練祥相値古者練祥皆卜日後世用諱日從簡也吉凶不可相干用後旬丁日行練事得矣若葬用中旬之後則不然也

答未葬過練期

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註尸柩尚在不可除服葬畢必擧練祥二祭故曰再祭二祭不可同時如此月練祭則次月祥祭乃除衰服期而後葬者必待葬畢擧練祭

客問客死者至家有改殮之事則其禮如何

此變禮不見於經文然士喪禮丈夫髽散帶垂卽位如初註將為啓變也髽婦人之變亦文也喪服小記男子免婦人髽啓殯之禮且然改殮

則復見親　襲斂如初其括髮袒免哭踊之節似無變於初喪奔喪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哭盡哀遂除亦可以參看除喪而歸括髮袒哭踊如初在初喪改殮括髮袒哭踊無疑

大葬廬行

周官禮君葬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道而出道者祖祭道神也吉凶之事皆然大司馬平士大夫正其職位喪祭奉詔馬牲喪祭遣奠也

小祝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告不復返也喪祝
御匶出宮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鄉師執羽
葆輿匠師以御匶正其行列進退遂師帥其屬
以幄帟先道野役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諸侯
三軍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巾車飾遣車
遣車魂魄所依憑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
持旌夾車冢人言鸞車象人鸞車遣車有廞旌
象人芻靈旅賁氏衰葛執戈盾夾車葛經武士
尚輕也虎賁氏從遣車御僕持翣王后之喪世
婦持翣天官曰女御持翣內豎執褻器以從遣

車士師帥其屬蹕于王宮鄉師帥其屬夾道而
蹕太史執法以蒞勸防喪祝掌勸防之事諸侯
五百人方相氏先匶入壙歐方良其匶行之節
縫人飾棺龍帷三池陳明器祖祭之明日乃大
遣薦車馬遂人共蜃車圉人陳馬有獻焉馬出
自道車各從其馬乘車在前道藁序從行器茵
苞器序從車從雜記曰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乘
人專道而行春秋左氏傳鄭簡公卒為葬除及
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徒執用以立
而無庸毀曰不忍廟也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

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產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記言卷之四終

記言卷之五　上篇

文學

上古載籍無傳虞夏以來姚姒之渾渾殷周之灝灝噩噩可見於六經聖人之文天地之文孔子之門稱文學子游子夏周道衰孔子殁聖人之文壞貳於老氏散於百家至秦則又焚滅而無餘天地純厚之氣至國語左氏簡與猶在至戰國長短書則亂矣太史公繼先秦古氣至揚雄氏不及古而入於奇然揚雄氏死古文亡矣魏晉氏來蕭索盡矣唐時韓柳氏出而繼西漢

之宋其後蘇長公得變化而不及古遠矣又其發崆峒鳳州渾厚不及韓變化不及蘇特為瓌詭自秦漢以降古變而亂亂變而奇奇變而詭

文叢序

文叢者集諸子諸家語叢聚傳物學孔氏之違叢者也諸家左氏穀梁氏國語事語屈原太史遷相如劉更生揚雄班固韓柳二蘇諸子自鬻熊呂尚及東周先秦兩漢如老聃莊周列禦寇楊墨氏又刑名法術滑稽遊俠從橫用兵皆無益於孔子之術者然其博物天下之變則得矣

鬻熊言政教爲諸子首呂尚爲文王師啓天下之利閉天下之害老聃見周衰隱而著書言道德史記老聃列傳曰清淨自正無爲自化莊周又著書十餘萬言明老子之術楊朱師列禦寇不以一毫利天下不以一毫自利其言曰人人不損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墨翟曰天下之亂起於不相愛使天下兼相愛勸人愛人宗墨教者好事鬼神墨類儒佛尤深鬼谷子言神機捭闔以爲長生安樂富貴作抵巇飛箝刑名法術從横用兵之家皆祖鬼谷管仲作地員

言天下之利發立嚴賞誅推言器數理分作七法爲五伯首夏之昆吾殷之大彭豕韋周之五伯尊王室一也晏子節儉力行語及之則危言不語及之則危行六經之義也計研作御相荀卿作非相勸學皆不謗於聖人者卿特憤疾濁言以爲堯舜僞也子思孟軻亂也卒得李斯焚詩書坑學士天下遂大亂公孫龍宗老氏言循名責實假物設喻以守白辯鄧晳言刑名以察法立威先申韓者也韓非特以雄辯刻覈少恩不脫於死尸佼作君治卓然崇論風朝薛燭作

主神說劍以劍俠名淳于髡遊戲恢諧為滑稽
祖齊顏斶張孟談魯仲連皆義不顧死超難釋
難不預其功連特義不尊秦戰國之士一人而
已孫武吳起言兵法武特鑿奇懷詐因敵變化
若神商君開塞耕戰皆狙詐富強之術也漢時
鼂錯明申商董子作官制韓嬰作外傳班固作
白虎通班固以下蓋已衰下不足論也惟韓柳
氏繼西漢之末而古氣不及揚雄周衰人異論
師異道謠詞詖行作而天下大亂然其文奇詭
傑特古氣猶為三代之變也

答朴德一論文學事書 庚辰作

子之愛我深責我厚勉之以古聖人賢人之事穆淺敝何可當也穆初不學爲文章徒嘐嘐然誦說古人日讀古人書竊自嘆世降俗下古道旣不復見於今而唯可以行之於身而樂之於心者在書屛絶人事不與世俗相交攝獨念其所好伏羲以來群聖人之書口誦心思自朝至暮或夜而繼日孜孜矻矻至今餘四十年而不怠篤好猶初凡聖經賢傳之旨庶幾窺及其大段求之於心愚不自量若有餘裕其發於言詞

者亦不無幾乎古人者竊復思之文章之作本
非異道如此而求之如此而得之如此而發之
故曰蘊之為德行施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如
易之奇詩之葩春秋之義虞夏之書皞皞噩噩
殷盤周誥之詰屈聱牙皆不出於聖人賢人之
手乎自子思孟子之後聖人之道不傳如老莊
之虛無楊朱之為我墨子之兼愛儀秦之從橫
申韓之慘礉管商之利孫吳之變鄒子之怪各
自為道爭高競長於是文學散亂游學之徒迭
蕩泛濫於後言逸詞其能者莫不偃蹇驕溢自

謂得聖人之精微而求其心則未也其後如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韓愈之倫皆可謂文章之尤著者也皆未得聖人之心自此道德之與文章相去不啻萬里宋時程氏朱氏之學闡明六經之奧纖悉委曲明白懇懇複繹不病於煩蔓此註家文體自與古文不同其敷陳開發使學者了然無所疑晦不然聖人教人之道竟泯泯無傳穆雖甚勤學亦何所從而得古文之旨哉後來論文學者多不學程朱氏而爲之以爲非儒者理勝之文六經古文徒爲稀闊之陳言穆

謂儒者之所宗莫如堯舜孔子其言之理勝亦莫如易春秋詩書而猶且云爾者豈古文莫可幾及而註家開釋易曉也穆作捨彼而取此主此而訴彼惟平生篤好古文專精積久至於白首而其所得如此穆行事戇直不趍世俗蹊徑文詞逼古又不喜蹈襲後世翰墨工程詆譏異端抑絕浮誇尋追古人遺緒兀兀忘飢寒迨老死而不悔者將舉一世而稱我爲一人穆不必多讓來書所譏似若近矣然傳不云乎孔子之門亦稱文學子游子夏孟子傳堯舜孔子之道

而孟子稱雄辯此何可易言也其言語其文章一出於道德而不悖足以繼古而傳後則吾聖人賢人之教人勉人者此也穆窮思畢精竭力願欲企及而不能者亦此也又何辭也顧不敢當也惟吾子復之

答客子言文學事書

惠書使人甚慙懼少時愚不自量妄謂古人可不勉而能不躬行亦學徒樂讀其文章又有鼓之者乃大謀務博不務擇聖人之外踰越百家如老子之虛無莊周之誕左氏國語戰國長短

之書及屈原之怨馬遷之感憤相如揚雄之縱誕無所不讀十年不悟所得流蕩放肆卒無裨益於心術之要然後中心愧懼專事聖人之文且三十年成癖已痼今至白首悔之無及每讀古人文字至辭切意到其文愈鼓愈揚不覺訢然喜動每與知者對面輒心愧嘗竊嘆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文今不可復見其見於載籍者莫盛於虞夏殷周之際故六經之文聖人之大法載焉詩長於風書長於政禮義之大宗莫過於春秋窮天地之變莫過於易孔子讀易韋編

三絕以孔子之聖何於文若是之勤也孔子述堯舜文武周公之道以傳於後世者文也聖人之文侔天地造化聖人何可當也孔子之後曾子作書傳子思子思作中庸孟子得於子思當東周之末世異言喧豗百家紛起孟子能言拒詖行放淫詞以承周公孔子孟子醇乎醇者也蓋天地之文在人爲文章道隆則文亦隆道汚則文亦汚文者天地之文也文不可以一藝云也故吾聞道德文章未聞禮樂射御書數文章彼記誦文詞而已者道喪德衰文學之末弊非吾所

謂文也嗟乎世無古人況古人之文乎註疏起
而古文廢隸書作而篆籀亡古人之文如太音
之稀闊讀而不知其味者有之註疏者蓋不得
已而作也然古文魏晉氏來知者益尠設使彖
象之奇十翼之變化出於後世世無程朱氏其
視之不過如陰符太玄之比而止耳文王周公
孔子之不誣後世愚者皆知之蘇洵曰聖人於
易用其機權以持天下而濟其道洵於古文自
謂得聖人之道而猶其言如此二蘇之頗僻不
足言也韓愈氏生衰亂之末言道德仁義自任

以經孟氏之醇樂稱周公孔子之術者而以爲得聖人之心則未也僕讀古人之文五十年從世彫琢之文未嘗一經於心目發憤求聖人之心魯鈍學不通而道不純年老雖無所得其心亹亹猶未已不幾於恥過而遂非耶責諭深切當勉之深謝深謝東湖學者信而好古有時乎益我甚善之信之篤而好之不已至於樂而忘倦則何患其守之不確也顧自力如何耳賢詳奇英發警人如此足得相長之樂亦勉之勉之則古人矣

東溟哀悼文二百二十

自漢氏之衰莽敗天下前古渟厚之氣大壞東
都淺薄古文亡矣至今千年况東方文學何可
言也君能發憤肆力博讀書爲文章作詩諷數
萬詠詭瓌奇一歸於三百篇諷喩蓋憂世慷慨
而發者也卓然崇論剔去浮華可以振頹可以
動俗殆古今絶語蔚然文彩傑出文章之作自
古稱之管氏作地員王翊作拯巇屈原作離騷
天問荀卿作非相今君平作詩諷得意遊戲多
勸戒可誦足以傳之百代而不廢倜儻非常之

才聲名聞四方爲世重者皎然莫死其生關世
盛衰自古而然今君之亡不獨爲化者悲亦文
學盛衰之感良悲吁嗟噫噫身有門内之慼不
成哀歌長言之與之永訣云

記言卷之五終

記言卷之六 上篇

古文

蒼頡見鳥跡作鳥跡書顓頊作科斗文字周媒氏作墳書伯氏因鍾鼎文作殳書又有奇字古文不知其所出史籀變古文作十二篇爲籀書自軒轅氏以來麟鳳龜龍嘉禾雲鳥星文之書詩記瑞而已不可用至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書隸書作而古文廢然後世慕古文漢唐來諸作十四芝英飛帛金錯玉筋之類亡曾劉王衛章史之作又亡皆非古文可見秦漢以降區

氣淺薄嗟乎太昊蒼古之氣亡於秦歷漢氏無
餘矣

上古蒼頡見鳥跡始制文字作鳥跡書神農
氏作穗書黃帝氏作雲書顓頊氏作科蚪文
字務光作薤書又有奇字古文蒼古難知漢
時揚雄識奇字鳳書龜龍之文皆因古文記
瑞至周媟氏作墳書伯氏作芴記文曰殳書
亦因古人鐘鼎古文不知作於何世而三代
用之史佚作鳥書司星子韋作星書孔氏弟
子作麟書皆從龜龍古文史籀變古文作大

五篇曰籀書秦壞古文作刻符文字八體丞相斯作小篆始皇帝至以衡石量書文書繁上谷三次仲變古文爲書令隸人佐書曰隸書或云程邈作之邈出於徒隸故曰隸書隸書作西古文廢邈飾小篆作上方篆用之印璽王次仲減隸書作八分文字割隸書去八分法小篆取八分云

秦胡毋敬因大篆變小篆漢孝武時甘泉產芝令陳遵作芝英篆曹喜作垂露篆又作懸針篆書五經篇目唐時有碧落篆似小篆陽

丞善玉筯篆後世用之也

魯秋胡妻玩蚕作彫虫書漢時有鵲頭篆章誕作剪刀篆史游造真極劉德昇觀星文作纓絡篆蔡邕見人以帚求書作飛帛文字韋誕又作金錯古錢晉衛瓘三世攻書作柳葉書王羲之以飛字龍爪形作龍爪書

古文韻律序

周官六藝之書六曰象形曰指事曰會意曰諧聲曰轉注曰假借自鳥跡古文以至竒字殳書薤書鐘鼎科斗文字大小二篆其法皆是也秦

壞古文程邈作隸書楷草無法六書散亂王筯之改略有古法然便而不嚴天地氣數之降至此良爲嘆息余少好古文以至老死孤陋簡得隨記作古文韻律四卷古文不備通用十三四如龜龍鳥獸司星之篆當時志異而已不可用也後秦八書以下皆非三代之文不取

衡山神禹碑跋

老人從東海歸明年王孫朗善君寄示衡山神禹碑其文倖天地造化若鳥翔若獸蹌若龍騰虎變靈祥殊狀炳耀威神殆非筆力可摹肖與

伏羲黃帝書不同誌曰夏后氏作形似蝌蚪求
方劃人禽鬼神之居相混禹鑿山注海開九州
奠高山大川像物鑄鼎姦怪畢見人得遠害而
宅上於是得洛書之瑞叙九疇夔鳥跡嘉禾刻
石衡山亦像物之文也聖人之跡至今日千年
昌黎岣嶁山詩杳然傳述異跡而已劉夢得詩
亦然碑蓋沒於世久矣嘉靖間衡山嶽麓地中
其碑始出聖人之文顯睹天也禹貢岷山之陽
至于衡山地誌衡山在長沙九江西岣嶁山衡
山南麓別峯六王孫爲好古文前年奉使如燕

京得之以老人頗知羲黃古文來問之
夏后氏水土既平像物制書其書奇詭玉嚴而
不亂史記曰禹身爲度聲爲律左準繩右規矩
其文亦有規矩有準繩

古文示學子

古文於世既無所用之然上古六書之法亦合
尠有知者博求四方藏書得倉籀氏古文諸法
其書雖變化不一大抵皆祖鳥跡六體其可疑
者無所攷後又得豐叔金石古文其書自汗簡
文說文演說古經石經夏書古史比干冢石郭

文華嶽碑商鼎周彞盤匜簠簋之文籀韻古法本岐陽石鼓大傳切韻集字韋書古文凡百三十家其文蒼古簡嚴或怪怪奇奇多不可名狀

記言卷之六終

記言卷之七 上篇

贈言

使諷贈李大夫燕行

漢孝武時下詔郡國大召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其使絕國者才難與文武名臣將相均也使絕國者其事一專對二不辱命三服遠人其他博覽風俗土着行國畜牧諸產山川道里遐遠皆使者職也今大夫李公報聘如燕窮塞四千里至燕其俗皮服畜牧其人達其地古之壺口大陸夏后氏治水所始碣石衡漳經

紀冀北之地實禹貢岐梁之墟自陶唐以來聲教之洽冠帶禮樂之遺風今陸沉爲夷奴况傳說崇禎古事當時耆艾父老猶在至此言使事慨然大夫其勉之哉僕老而讀書好言前古事作使諷以爲李大夫燕行贈使諷者喻使事也凡二百二十言

送尚山李察訪序

凡奉使修職布政傳命與遠人朝覲聘享皆出驛途北關之驛三其一高山自高山北至蓬臺平原屬驛十三其藪曰咸州其關曰鐵關以禮

籍頒馬於國之大小使者與遠人之告去告來
此古之館驛之職而又糾治商旅之道禁如周
官司關所職自王畿之內外至嶺南湖南關海
以西東北界驛道皆然仕與察訪職次郡守縣
令之下而承不與焉然官小職卑蹭蹬不得意
或坐責貶授者嘗得之君能不耻小官好廉退
居貧不以干進為榮頃年出成懽一年今又出
高山驛道去京都九百里為北界窮海之處其
地本沃沮之地而高麗時咸關以北沒於女真
今其謡俗亦異域又北海多風早寒途益窮官

益遠君恬然無悶色曰當官盡職安敢不勉君既讀書潔行不以外物榮辱易其所得者益然也老人心窃賢之識其行以贈云

送海西觀察使詩序

西海古檀君之治句麗南境高麗時爲關内之地而今黃海道領二州五府十八郡縣西南北際海其山鎮曰阿斯達其川曰浿以海瀆之所其土赤埴其草蘆雚其木白梓其穀宜五種其利絲麻鹽鐵海錯其俗富饒其民彊戾多邑聞兩西實爲外服舊武之地且久矣故其治危重

於公清原襄諸道令大夫鄭公前年奉使如燕
既使還復出西省任方面之重古之所謂方伯
之職也臨汀老人為之作詩以贈學周詩六義
四章章四句其詩曰
海甸祿譯檀君之墟大岬小岬防海之砠幅貟
既長彖山脩淵大夫受命于巡于宣赤芾葱珩
出車彭彭征夫洸洸旗旐央央夙夜不懈敬慎
爾職王事匪躬四方是式

記言卷之七終

記言卷之八 上篇

儒林

安文成公閭表碑 甲午

古順興府治北白雲洞有文成祠誌所謂紹修書院者是也又邑墟南有安氏古宅遺址去祠堂七里其傍有小澤謂之洗硏之池為古蹟至今邦人指而敬之古事相傳文成公皇考太師諱孚太師之皇考神虎衛上護軍諱子美實二祖舊居云安氏之大賓自上護軍始樹德而發後世祀以為始祖今築祀壇於此置祭田每亩

月上日報祀以太師配食又東一里有安氏因
賢又并者嘉靖中有周世鵬太史立石書其事譜
之譜牒三韓之甲族諸姓貴大者非一而大賢
之族多名人達者獨稱安氏前古特盛云文成
之世當高麗高元宣烈之際其事著於載籍又
湍州大蕤銘可見
上之五年冬安氏子孫立閭表碑於順興古里
不但諸安群子孫所相告標識者而已雖百代
之下允過此閭者亦不忘大賢餘教知所加敬
云其銘曰

閭表之碣碣欽上哲者感如神如祀壇之登塋

推厥初者虔如禋如

開京安文成公閭巷碑

安文成公諱珦（麗史本傳曰初名裕）興州人以文學初仕

元宗世忠宣時爲集賢殿大學士及忠烈返國

爲門下贊成麗俗事浮屠學教衰廢建議增學

錢入中國求五聖十哲七十子高堂生以下諸

儒圖像以祀之修祭器禮樂之物具經史百家

書薦文學士李㦃李瑱掌經史教授於是禁內

學館內侍五庫學士七館十二徒諸生皆學焉

學教於斯爲盛以僉議中贊致仕卒謚文成忠肅六年從祀文宣廟輿誌開京古跡姜仁憲公邯贊韓文敬公脩安文成公裕李文靖公穡古宅在良醞洞云今太平館西古國子監下旣世遠父老傳說亦不傳猶指言良醞洞而已今有安氏留齋五衛將應昌立閭巷碑於巷口盤石上

南皐書院釋菜文

亹亹先王生我南服紹古作師　斯學之傳不偏不廢惟慱惟微　餘教不墜絃誦可述私淑

我人二文獻在茲有廟有侁俎豆莘莘 儀式
孔邇禮事不替報食百代

龜巖文集跋

余嘗讀陶山遺籍其弟子答問多記龜巖公云云陶山弟子龜巖之學深得中庸之傳而又其好古嗜學吳德溪盧玉溪作祭公文皆稱之又有東山老翁論撰其言行出處頗詳盡俱可見蓋其學由孝弟推至於性命之奧達之萬事萬物而要歸於知禮成性以此事君治民與學者言時之賢士大夫多推宗之今公歿近七十年

耆老諸生無一人及其時者唯公之祠在萬竹山下海濱其初固貿貿令風俗淳厚子弟往往知所為學實自龜巖公唱學於其鄉其化至今云今其遺編殘缺而幸傳於兵亂散失之餘僅々存二三泗上諸生尊慕之不衰凡片言隻字為可貴重於後世者謀所以不泯而將剞劂之顧其編簡錯雜又多不完誤以余頗事古人緒餘來問於余余以惽陋固讓之不得冒其僭猥為之刪定序次如右凡詩文疏劄序記雜著幷若干篇君子之文詞約而義備無一字一句不

出道德之正而為裨益於來學者多矣今讀其書而陶山問學之傳得其精約從可幾而知矣

皇明崇禎紀元之十三年中秋下澣後學陽川許穆謹跋

李英彥先生遺事 壬子

李英彥先生父母皆年老有沉綿病先生心憂苦其侍病晝夜不怠者十年及其居喪之節居處哭泣君子以為至行平生篤信好古其行事不出於彝倫日用之則而謙約不爭人無怨尤好善無窮焉見德信公子譜大學經傳易乾坤

文言之吉惡衣惡食居陋巷好讀書尋古人而
樂其德見於聲音顔色者和而能嚴潔而不隘
粹然為成德君子也　仁祖世召用才學士先
生初授童蒙教官敎弟子一以曲禮少儀弟子
職為率以事親從兄為為學之本發以黃澗縣
監罷歸三井至其冬有南漢之事先生嘗自號
師心後易之曰晚覺不復以仕進為心居三井
七年而歿六十二歲
　雪翁祭晚覺文曰粹德之容和平之氣日
接而人或瞷知其為君子人也至於正大光

明之論日闢而莫知其為易直慈良之所發
則造詣精妙之奧踐履端雅之實鮮或知之
云

祭堂兄雪翁先生文 辛丑

嗚呼痛矣正月季弟亡傳訃哀慟一書後又連
得三書其一還答為死者摧慟如哭相對餘一
言二言皆是寬抑悲思其一病中口號數語倩
人為書其一云兄弟皆老撰先代古事恠一日
惜一日此書出於傳訃前遠遠得達最後此後
則但有嗚咽數語付及是書而已嗚呼此絕語

執書良爲痛哭前年出東畧不過二月四月間豈謂死喪之慼奄忽至此千里來哭遠别相逢欣然笑語茫然嗚呼世道日喪又失耆老使後死者無所考德而儀式嗚呼痛矣純粹之學絶倫之識自天地人文之本達之萬事萬物之用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可謂命世之弘儒偉才而能知微知彰先事見幾穆學而未能也直而寬嚴而有容泰而能恭穆學而未能也嗚呼吾道已矣使斯人窮沒於此世者天耶命耶時耶嗚呼痛矣

莊陵州葬不臨穴葬時專致香酒以祭其

祭文曰

嗚呼慟矣歟世之溷濁潔己而長逝耶一生一死合散有常順理而歸化耶以有為之志有為之才利澤不及於生民事業不見於當時此天耶人耶時耶秬黍之生為律度量衡之則穀粟之實為黎民粒食之利賢能才德之出為世道亨泰之用而或不遇於世卒不為世用者天之所以降才命物者誣耶通天之學貫古之識高世之行明哲之見既不得復見於世矣嗚呼慟

矣遠別窮涯音間眇然邃邈幽明永隔親切之警精約之誨曲暢旁通之論今不得復聞矣哀老孤獨骨肉凋亡餘息無幾泉下之期又茫然嗚呼慟矣襄事有日係官於身不得臨穴摧心隕淚悲恨無窮迷途不覺愧誤晚節心追竪確之操不變之節到此方知軌跡難攀嗚呼慟矣遠致香酒以申永訣　辛丑九月葬臨湍

改葬致奠文

五服序從黼荒更陳神理仁愛一見親戚骨肉象設　器之丞而致哀之也嗚呼直而寬淵而

著可以臨可以容摸範之大品節之詳出處之
正皆可爲百代之敎穆魯鈍學之至老顧從而
不能者也行與藏在我而遇不遇天也聰明才
德天固生之而又廢之此天之不可知者也今
而已而九原不可作後慕德無窮追至死乃已
庚戌九月改葬分石山丑麓有墓誌銘

河謙齋哀詞

吾友潔身獨行五十年志確而氣平言遜而行
危不求不徼仁足以敎民善俗義足以廉頑礪
世吾以不逮常畏讓焉今其亡矣吾道已矣如

斯人者豈可復得哭之如喪兄弟其葬也爲之
作哀詞以叙悲詞四章章四句其詞曰
哲人其恭儀式我人如璧如圭如玉如珉
哲人其貞誰則我知堅兮白兮不磷不緇
哲人其萎如摧如隤餘敎在人爲表爲師
後死之悲吁其嗟矣微言已絕泣涕漣矣

記言卷之八終

圖像

牧隱畫像記

牧隱李文靖公圖像在湖西韓山郡之文獻書院其贊權陽村之作也書其後曰永樂甲午九月下澣門人權近記德山縣李氏舊藏又有文靖公影堂其影子所記年月正德甲戌云不知其初傳畫在某年我 太祖受禪之明年公殁當洪武二十六年癸酉陽村之贊蓋在殁十餘年之後自永樂甲午至正德甲戌其間一百二

十四年自洪武癸酉至今上崇禎已十年蓋三百年影子初有二本一本紗冠皁帶緋袍鬚髮斑白今書院所藏本是也影堂本從此本傳之也一本田野之服悲夫嘗誦流離感懷詩亡國之後自同田父野老當時之畫可知恨此本不傳書院本當萬曆兵亂失之後有奉使者得於日本其國之父老持贈曰此古貴人圖畫還寄其子孫云異哉此鬼神爲之非人事之所期者也古畫淪落歲久綃剝裂亡其下一半矣五年冬予姪諸族奉圖像入京摸寫二本一本藏

安於太倉洞李中樞舊第一本并舊本還奉文
獻祠堂甲午冬日至外裔子孫陽川許穆謹識
仲弟懿重林時所模畫
李司藝禮幹此事

寫影自贊

貌有形神無形其有形者可模其無形者不可
模有形者之無形者完有形者衰無形者謝有
形者盡無形者去

老人二十三時有神弟十七有妙藝寫其兄
唯肖令老人七十老眼對影如別人嘆息言

之

甲辰秋老人在巖居閱書籍得此畫今已五十年後不但形貌衰改人事變易已成古事可爲悵然

又自贊

數十年前徵又爲我寫影鬢髮始白書之曰臞而不凸頂而鬚眉渥文履井恬而熙手有文足有井故云

鬼神

鬼神之常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天地之悠々萬物之發育皆鬼神之良能也人之群居而生死遊行皆鬼神之用也鬼神無私體物而不遺致之則格禱焉則應以誠相感者也萬物一理人心正則鬼神亦正人心亂則鬼神亦亂亂則與妖妖旺則招殃禮曰毋瀆神故君子敬鬼神而遠之有非禮慝行聽於神者必有妖殃殷人尚鬼嚴祀事明鬼神之德也鬼神之本至隱至微聖人不言

謝西隣室奧

庚戌夏闔家大疫老人避病西隣壬子春夏又大疫老人再出西隣幸康寧無疾日閱古書曰說古人所樂不改鬼神臨之於我已厚今迓弊廬書之以謝室奧

天文曰經虛危司命在虛北司祿在司命北司危在司祿北司中在司危北四者鬼官之長又墳墓在危東南能作烖厲故儺旁磔以禳之周官司馬職四時儺却凶惡宗伯職司巫國有大烖率巫以造巫恒男巫招彌以安凶禍女巫祓

除釁浴

鄭康成曰　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按視所施為者也

記言卷之九終

人物

東皐相國遺文序

相國入相當 明宗之末 明宗登遐未有家
嗣相國受顧命之託奉 嗣王於私邸攝依至
几陛戢上寶符 上旣受群臣賀於是群疑乃
定人心大悅李文純公所謂當舉國危疑措國
勢於泰山之安者是也何其偉矣東國相 明
宗 宣宗庚初咸序黎民樂業四方無虞治平
輔弼之良與人至今與黃許並論有以也故其

文章嚴正有法有以明道術正治體其答裁異
求言䟽請從祀二賢䟽中朝慰裁可否議奠大
議改選士劄俱可見而又有劄四条如朋黨之
弊終為國家難救之患云云者尤為萬世之龜
鑑敬讀遺篇不覺慨然嘆息識其事以為東皐
李忠正公遺文序
上之七年孟夏下弦癸酉

許左尹記實

許左尹世麟高麗選部尚書許富之八世孫而
我恭僖時司醞主簿誾之子也其丘墓誌曰公

長大寡言笑平生以不殺爲心好廉直恥枉己而爲人二十二以騎射拔擢初出身無所知名聞於列士四十七以縣邑治理陞折衝將軍後增秩從二品前後四爲州府五爲節鎭七十三以左尹卒於官貧無以斂朴渟姜緒崔湜等白上上嘆之曰有臣如此而不能用而死厚賜之以葬焉今驪上峋嶁山有許左尹塚無子識之以爲名臣實記

李文忠公遺卷序

相國聲名功業著於一世達於四方求其心則

一故明明故不惑不惑故不動以之事君君信之以之治人人服之以之排大患以之任大難如貧富禍福窮阨一也故相國之德在人心益彰雖朋黨睽乖之際人無親疎賢不肖皆曰賢相國也光海至無道讐相國之忠擯斥之猶恐其不遠也猶曰賢相國也李爾瞻待相國可謂深矣自閉母妃事起當時一言忤己者皆中之恒言必殺胥相國也當誅嘆之曰完平復相吾族必遺人窮則必反仰其仁如神明苟非執天下之一二行天下之正臨大事定大議至誠有

以動人者可能也今相國年近四十五當時門
下士多老死穆與趙龍洲常稱道相國古事語
洲既論撰謚狀穆又編次遺稿九疏剳四卷其
中有以進退爭者有以死爭者言不欲苟合行
不欲苟容為社稷萬世長計不以姑息為忠日
記四卷自　宣祖二年至　仁祖十二年其間
六十六年國家多事君子小人出處消長明白
皎著讀之使賢者勸不肖者懼是為百世之教也
其不入日記論言人物古事略以年月為次者
共一卷名曰日記別錄又遺文一卷年譜一卷

言行錄一卷附錄二卷

白沙李相國事

谿谷撰白沙李相國行狀有曰鄭汝立謀逆事發覺每大臣論囚公爲推鞫問事能周旋其間所全活甚多又曰會士禍起相國澈爲禍首云公言已丑冤獄事作已丑錄江陵本白沙集載其言今其書已有改作已丑錄行於世而其文多變更何也公出入將相二十年餘壬辰 上西狩命柳公成龍留都公曰必欲求救於大國掌詞命者非柳公無能爲也自上從之賊逼須

氷而隨事急矣勸上幸寧邊李公德馨自請出見玄蘇調信兵有不緩者斬兩人頭來公曰斬兩人頭甚微而我先負不義非計也公與李公德馨爭自往乞救於遼東時公判兵曹以今兵不可去上乃遣李公公送之曰兵不出窮我於重獲李公曰兵不出遺骸於盧龍及祖承訓以遼兵三千過江公憂之曰祖躁擾無謀必敗戰於平壤果敗及李如松以四萬兵來救公曰師行有律然左右用事者非人功成而沮大計者必此屬既克平壤不利於高陽遂有和倭之議

果有左右者主謀云 上之末年倭臣言之議
追尊大院君事公曰高上而行之者哀安祖靈
是也下而非之者周張程朱是也議遂沮至光
海時有廢母妃之議起公曰吾今而得死所矣
嘗議上議曰春秋之義子無讐母之義況子思
曰爲伋也妻者是白也母光海怒竄北邊李
文忠公曰永昌之死公不諫曰事又有大於此
者大臣不爲一王子死不妃廢時極言力諫竄
死漢北善乎可謂能踐言者也性謹愨不拘細
故好尚志能志于乘相亦偉人云上西狩時西

厓公既自任以存國亡國之重而公請從上河
附皆忠臣義也至屋國不亡吾以爲有臣如此

漢陰相國訓子孫書跋

五年春漢上李秀才訪余於鹿峯草廬仍示先
相國訓子孫書其書濂洛關閩諸賢道學要畧
及孫華老教子孫數語書之日常目在之是以
感發其良心云相國　宣祖名臣至今閭巷傳
說中興故事必稱漢陰李相國之賢又其傳家
遺訓不但躬行雅謹而已必以古聖賢爲師君
子之教罔不越乎禮樂之本如是皆可法也相

國後今五十年子孫之事相國者數人為我言
相國雖燕私不衣冠不處每公退對卷終日或
夜分不寢上議疏劄詞命諸作甚多家無留藁
云五年二月上浣乙巳孔巖許穆識

東岡先生文集序

古人有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不徒於君子之文
未嘗不反復之嗟嘆之繼之以起敬也先生初
學於南冥卒開大道於陶山為世名儒　昭敬
時以經術致貴用常侍帷幄裨益弘多其進規
獻議論事皆有以明道術正治體揚善糾邪使

君子勸小人懼而當黨禍至於流離窮厄亦無
一危愁怨恨發於幾微如感物酬唱之作亦可
見樂天安義無入而不自得焉善乎有德者信
有言也不佞縱不及門考德亦嘗仄聞長者餘
論雅矣李文忠公稱之曰確而應古之遺直權
奇正曰介而有禮君子人也鄭先生哀弔文具
言君子盛節雖百代之下使人興起足以廉頑
而礪俗為後世教多矣又所著續綱目二十卷
尤惓惓於斯世斯民者能紹述前古歷叙治亂
闢邪說正人心開示勸戒亦至矣竊獨恨讀書

劄記疑禮答問諸書不得傳於世也略叙所感
爲東岡先生文集序 上之六年 月下澣庚
午後學陽川許穆序

忘憂公遺卷序

忘憂公江左大族慷慨有大節我 宣祖十八
年庭試選乙科及第以所言忤 上意命盡罷
一榜及第公不復求擧觴於江上壬辰之亂列
城皆潰及王城且不守公發憤歎曰我世祿之
子國破矣討賊雪讐死不恨矣遂傾財募壯士
先得數百人出奇試賊連戰連勝又以計破訟

江諸屯賊遠近爭趨之軍勢既張與賊數十合
江右得全當舉國俱敗南方倚之如長城 上
壯之恨聞名之晚也於是諸義兵皆屬焉公怒
賊長驅而官兵無一交其鋒者數巡察與事十
罪先救晉陽之圍欲還擊巡察軍賴招諭衙門
移書曉之兩軍之難解及公以毋憂去賊亦其
酋長死罷兵歸公客居東海上父子作業以自
給 俄領邊兵上疏言邊事言不行則棄歸執法
以為無人臣禮付處靈巖一年 上釋之公入
深山辟穀道引學神仙之術 上累召之或出

蟄不出者十年及光海新立興禁兵將出爲咸鏡觀察使卽謝病歸不以功名自居遁跡山中以盛名終鷲山倉巖有忘憂亭因號爲忘憂公云其遺篇二卷心與事皎然明白可見異哉魁梧奇偉之士其事奇其跡高得免於亂世古之所謂明哲保身者眞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叙述公平生大畧書諸卷首

晩全先生遺卷序

洪君克持其大王父晩全先生遺卷以其仲父舍人公命來致其辭曰王父棄子孫已五十年

今有遺卷在子孫者上疏八劄七記三後敘一祭文六碑銘二書一說一記夢一詩絶句近體古風七言五言共百七十二又有鄉校社稷厲祭儀式思所以不沒於後代嗟乎當時及門諸大夫皆亡能傳言古事者無其人顧吾子序之不佞孫陋論撰古君子遺風餘敎極知僭越而終不獲辭不佞亦嘗及聞長者餘論先生文學德行足以敎後世者不佞亦誦於口而服於心且久矣先生少遊草堂李村之門樂古人之學非聖賢之書不讀旣卓然學成重於一世 宣

祖召用儒雅先生擢秋官郎尋出為扶餘為政以教民善俗為務作觀善堂立學規修祭法五年以持平召之當己丑獄兩李死先生為之稽顙而哭之或藏以禍及先生歎之曰禍福命也斯人者一門皆死吾不忍以禍故相負也癸巳上西狩既還先生上萬言疏有曰 殿下既不遂圖治之初志失國播越貽譏後世與亡國之君同其懸德云後守洪州討平湖西劇賊入為大秋官貴戚畏忌獄訟稱平不樂於朝留守開京半年遂辭疾乘舟浮海至牙山海上因不起

嘗自號艮翁跋曰晚全後三年　上大享功臣
因上壽先生謝病以勸戒十六言上疏曰億萬
年祈天永命之本在此云乞致仕不許至光海
時致仕六年而卒壽七十五金湖擢寺正曰恭
以敬方正有禮　上方召遴學之士甚盛而皆
莫之先也今讀其文章亦然癸巳萬言疏丁酉
應旨疏尤見忠愛眷眷極言君德闕失治亂興
亡之由休祥烖異之應天命人心之去就一歸
於人君一心之微開陳勸戒真古人格君輔世
之嘉謨嘉猷又發於吟諷感物起興酬唱諸作

皆出於性情之正忠信篤厚不謟不肆而況社稷國厲學校之祀世降俗弊禮道壞缺祀享不嚴考定禮令登降奠獻之節儀式不亂治莫先於明祀教莫正於修禮一衆齊政非禮不行道民善俗非禮不成亦善乎無非君子之教也

上之七年改雷節後學陽川許穆序

哭桐溪文

嗚呼有至大至剛之氣寓於無形塞乎無垠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明則為日月幽則為鬼神在人為君臣父子之懿遇治世而發之則為大業

倶續使萬物得其所遇亂世而發之則利害不能亂其心威武不能奪其志守節秉義抗大難而不懼襄者廢王日殺不辜疏忌親戚王子以幼稚疑忌見殺於是群臣皆重足而立側目而視懼禍之及已而莫之敢言公曰禮君子事君有犯無隱諫而得罪當以大逆論死大臣救之因之海島三千里羇愁窮辱十年不挫其所守旣以直道光顯矣丙子之亂國家淪喪顚覆將舉國爲臣擄公慷慨曰不可皆義而圖存當斬倭臣以徇城中君臣守禮義同死社稷旣三諫

書言卒不可用事且無可為挂帆刀自刎猶生則遯隱深山沒而不悔嗚呼其義明其志潔其行庶可謂得聖人之清所立殆與日月爭光矣信乎有至大至剛之氣寓於無形塞乎無垠在人為君臣父子之懿見於亂世者如此然心竊悲松栢後凋無益於歲寒忠臣盡節無益於世亂徒足悲也徒足悲也

桐溪遺稿跋

先王設為常伯常任準人虎賁綴衣不以掄人非以私一人之尊所以共天職也故曰天工人

其代之敬禮事君有犯而無隱服勤至死義
不合則去之或忠臣不去而致死焉比干剖心
箕子囚奴是也君子守道不貳不以通而喜不
以窮而慼行仁得仁一也公仕於本朝以直道
斥以直道顯以直道殺身而不悔也殆古之遺
義今讀其遺文孫忠直道傳之百代而不泯者
文也公之道上之與日月爭光下之愚夫愚婦
皆出涕非至誠不能誠則專專則直直則至死
不變故君子有犯大難而不懼確然卓立蔵蕩
夫之望亦偉矣哉天下之物山嶽有時而崩金

石有時而毁至識不毁公之文其百代不毁者歟百代不毁者歟 上之八年仲夏日長至後學孔叢許穆書

祭李參議文

嗚呼世與道交喪矣是非混殽公正斥危公不汙不阿落落於其間視軒冕如浮雲一不以窮抑動其心終老江湖之上樂而熙熙一時榮辱得喪固無損益於公者而以瓌偉之氣方正之操貫古之識不得摅於朝廷之上卒坎軻以沒則天之所以生之者不偶然而其湮乞者又何

也世之治亂興壞賢不肖厚薄通塞係焉勢與時亦無可奈何者耶然以吾之慨然傷歎獨不無撼恨於彼蒼者也不知天道者何也

祭龍洲文

嗚呼公知遇三朝位逾列卿清名礪俗四方嚮德壽考康寧尊享大年天之所以報德祐仁者信不誣矣公在朝廷則正色昌言君子恃而小人懼使絕國則義明信孚使事嚴而遠人服處畎畝則與物熙熙寵辱俱忘故其文章簡正博雅出於心得者如樂本於心而形於聲音也公

方止好禮以及家齊國治而凡世之榮辱得喪皆不失義理之正而能守道不移滿而不溢亢而不悶斥而不慍綽綽餘裕無一憾憤無聊樂天安命此皆淺學所不及者也旣年益高德益邵無論說前古邪正是非成敗明白簡覈使人畏服天之所以生聰明才德蓋為世道之汙隆自古論之雖當極亂之際天下之正理不墜在人道之否泰於是乎係焉嗚呼已矣吾道窮矣黎老云亡朝無謇謇之忠而士大夫國人無所矜式而考德人欲肆行而天下之正理由是而

盖亡則此天也公立朝五十年其忠言直道著於簡冊有感天地誓鬼神警百代而不朽者金石有時而毁山澤有時而變君子之道不毁不變人心不昧百代之後其義益明君子死而名永長存者此也

哀悼文百六十四字

天下之福五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五福嚮用其本在德其壽其富其康寧其考終命天道好德之報也公以古人之學古人之道中心正直以之輔世利物進則顯其道於

一世退則樂其道而不改通塞不貳矯致五德之報可謂得天道之正而爲百代之表固學矣顧自悲今而世與道交喪又失老德吾其已矣君子道消良善皆亡獨後死者何心泣涕漣如欷歔於悒又非爲哭死而哀而已也嗚呼永訣

永訣

架山築城石記

上之十有七年李公命雄以副提學出爲嶺南觀察使於是國家新去亂内外板蕩朝不謀夕唯南方粗完當今興復之圖實在南先有金是

梱者上疏言山城要害 上用其策公旣受
命因以此屬公公旣至審察地利阨塞大作南
藩扞蔽莫如架山山星州東境八莒鎭山當嶺
海要衝通邑大郡碁布四列物力易聚控引長
江轉漕四通乃以便宜驛聞以其年九月大發
男丁因阻險築城至明年四月功告成凡役民
十餘萬人城周三千八百三十步干七百五十
二堞城門樓堡樓軍營列臺水門其他大小公
廨寺院共三十餘所鑿泉池大小三十二器械
如之募民給復以實城中因割地分界置涑谷

都護府既而不悅者多讒之李公去矣自此言山城事爲世所忌未久李公卒觀察使歷二人而皆莫肯顧力以故追詆李公爭言城不便者滋益多今使相林公壇受 命出嶺即巡行海邊仍觀列郡地利至此周覽營壘嘆曰關防之壯莫過於此啓 上極言李公賢能方略其築城諸將士請皆追行爵賞又地界小徙民耕農不足請增割地益之東據公山西盡大江都護府使崔侯後憲備述建置都護終始事屬余爲記刻之小石云

哭咸陵文

嗚呼數十年來親舊皆盡年至老死于百年交契惟公與我二人前歲十二月書苦言會合無期自九月病入沉綿久老則死常理泉下且如人間之樂與朋友相從相待為言得書數月聞公棄賓客嗚呼死別無涯此言終為訣語長號掩抑誰可與言者瓌偉傑特既知遇聖哲見義不顧一生以布衣能不義定大難亦不以功名自居其決去也視爵祿如視弊屣卓然獨立肆志於榮辱之外其見大者其事遠其心潔者其

跡高然後可謂無愧於古人者也嗚呼長言永
訣其不聯者有知耶

記言卷之十終

記言卷之十一　中篇

清士列傳

當世變遯世絕俗或有識其跡而潔其行者身中清廢中權聖人許之作清士列傳

金時習者本溟海人生八月能知書五歲通大學中庸長者師之集賢學士崔致雲見之曰奇才乃命名時習字悅卿　世宗聞之欲召見之不可令承政院召見之厚賜其家曰善養之當大用也於是四方號之曰五歲童子而不名也至　文宗時時習稍長成既傳達異能名譽益

多及魯陵遜位時習悉燒其書因亡去遁於浮屠以絶跡於世也楊州水落壽春史吞海上雪岳寒溪月城金鰲皆時習樂居其間者也自號贅世翁或曰淸寒子或曰東峯時習早得大名逢世故一朝遁世絶俗佯狂自隱乖詭譎奇以取怪而不悔也以爲居治世潔身亂倫恥也遇亂世離群遠引善也慨然長往行名山澤遊摩阿岬閒京觀古國學薩水問乙翁仲平壤觀井田畎遂登普賢神兵八萬四千其外漠北之墟多異草木怪獸奇禽至江南海陽見珍異物產

之饒曰百濟以此强亦以此亡其志曰其俗尚
强悍報仇有百濟遺風出東腣登臨楓嶽五臺
窮海壖遊越松望鬱陵于山至 成宗時歸俗
客勸之仕則不應放跡玩戲自恣以適意也其
書曰十三道經史百家磊落慷慨十九學孫吳
兵法今已消亡矣仍言天地萬物之化以自廣
或云無欲而遊方之外能通氣機運化之法術
有自畫惟肖其讃曰爾形至藐爾心大侗宜爾
置之溝壑之中妻死不更娶作頭陀形東遊海
上適四方終於鴻山無量寺年五十九遺命無

燒殯於寺傍三年將葬發其殯面如生浮屠人以爲佛也旣茶毗爲之立浮圖有四方志一千六百紀山紀地二百又有詩卷傳於世陰崖公讀其文曰蹟佛而儒行者也

盧庵事 見世錄

世旣莫我知自隱無名以苟存爲恥猶可與砥行立名之士比並哉作拙窓先生列傳

拙窓先生者鄭姓名礦字士潔拙窓別號也其先百濟之湯井縣人前代多顯者我 睿宗 成宗間有校理忠基獻納鐸適二世得顯社鐸

生順朋事　中宗　仁宗　明宗最貴用生先
生奶　太宗長王子讓寧大君禔之曾孫也
中宗元年三月甲申先生生自爲兒時能攝心
通神近而閭里居室之微遠而四夷八蠻之外
風氣之殊猶嗥歔舌知之如神如方技百家之
術亦皆不言而喻十四觀中國有琉球人望異
氣至者見先生再拜曰僕嘗占命曰至某年月
日入中國當有眞人遇之子眞是耶因請學於
是諸蠻夷人至者聞之皆爭來見之先生能爲
四夷語應之莫不大驚異之號曰天人有容問

命館人有傭任負薪者前熟視之若有言者先
生曰若且有言乎曰然與之語能通陰陽運化
傀異之法術者先生曰若奚爲傭任曰不如此
吾固已死矣自言蜀人至某年當適某先生旣
神通萬類入於無窮道德經曰不出户知天下
其此之謂歟先生性喜酒能飲數斗而不醉嘗
言聖人重人倫釋老言修心見性而遺人事之
學者也釋老蓋大同而小異常歎之曰言不見
信行不見知放歌自戲託娛遊方之外而未嘗
自異於衆〻其與人居無一不出於孔子之術

者蓋其悟類禪其跡類老子其數人一以聖人
為宗云余嘗求考其事十九選國子試吏不復
求舉卜居楊州之掛蘿里　仲宗世為掌樂院
主簿觀象監惠民署教授後為抱川縣監忽棄
官歸深居絶跡守嘿十年而沒當　明宗四年
年四十三先生無師亦無弟子云楊州砂井山
有北窓先生塚

北窓先生之弟碏字君敬別號古玉少北窓二
十七歲好清淨入金剛山得修鍊之道中年妻
死不更娶斷欲三十六年以壽終能通風鑑之

術多奇驗善草隸喜吟詩名於世世傳先生白
日無影吾聞丙吉云至人無影先生其至人者
耶或曰先生生而能言上古有生而神靈自言
其名者然耶何其異耶如古王者亦可謂高世
拔俗之疇也

東山翁太學生舍鄭斗者也晉州人居晉之東
山後人號曰東山翁性至孝隱居不售於世也
平生恥匿過而為名善與人徇俗人莫以為奇
也圭亭公嘗遊南中見南冥隱者又見東山翁
曰高士也江右有此一人而已晉父老傳翁通

鳥獸語入山中吹律而鳥獸來馴此何也翁死遺命不久東方大亂指東山路傍曰我死葬於此仍語其子曰至某年汝死於此汝死葬汝無人與其無葬寧遺骼於此人莫知也及壬辰果有倭寇其子遇屠掠於此死而終無收葬者然後莫不曰異哉何先事而前知若是神也鄉人父老至今嗟嘆言之余遊晉陽問之鄉人曰翁蓋聰悟奇偉不遇於世託於外物以自戲然讀其遺文其所立不出於孔子之術者亦賢也

記言卷之十一 終

태맴

一